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一三一回 蘇氏兄弟各奮勇 黑虎行刺遇英雄

話說蘇永福二人由外面一擺刀，直撲張黑虎而來。張黑虎飛身上房，二人緊緊跟在後面上房去追。張黑虎一看，說：「原來是兩個無名小輩，我要去了。今夜三更時分，我來取你三人性命。」說罷竟自去了。蘇永福二人只得回來。彭公說：「你二人把賊人拿住了嗎？」蘇永福過來說：「回稟大人，賊人已逃去，大人請放寬心。」彭公說：「你當差太油滑。好生辦案，我還要提拔你哪。今晚此賊要來，你二人應當如何呢？」蘇永福二人說：「大人請放心，我二人今晚在此等候，將他拿獲。」大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晚間你二人就在外間屋中安歇。」大人吩咐知府，將一干告狀人等帶下去取保，候本官拿住賊人，傳他等前來對詞。文武官各告辭回衙。

少時擺上酒飯，大人用了晚飯，蘇永福、蘇永祿在一旁侍立，大人在燈下看書。大人說：「這不是公堂，你二人不必立規矩，搬個凳兒，你二人坐下！」蘇永福、蘇永祿二人就在大人身旁坐下，聽見外面天交初鼓。二人吃過茶，又有一個更次，忽聽前房嘩啦啦吧吧一響，大人叫蘇永福兄弟二人到外面觀看。

兩個人出去，到院中一瞧：只見房上的瓦掉下有四五塊。二人又找到西後院，從地下拾起一根三楞鋼錐，拿到裡邊燈下一瞧，上面有血，聞了有些臭，許是打在屁眼上了。大人接過鋼錐一看，上面有字，寫的是「碧眼金蟬」。大人說：「這個鋼錐是碧眼金蟬石鑄的。」蘇永福、蘇永祿一聽，嚇得顏色改變，都知道石鑄能為，這兩個人還在人家的人圍住過。大人問道：「你兩個人誰是對手？」蘇永福、蘇永祿二人齊說道：「要是碧眼金蟬石鑄前來行刺，卑職實不是他的對手。」大人說：「你二人不必害怕，我想石鑄前者發配西安府，那是本閣遞折保奏，按王法還該重辦於他。現在他在西安府，必是他知恩報德，暗中保護本閣，這是刺客被他用鋼錐打跑了。」二人一聽大人所說有理，這才放心。大人說：「你二人就在這外間屋搭鋪，我進東裡間屋中安歇，彭興他四人在西屋安歇。」

此時天已交三鼓，蘇永福二人搭上鋪，躺下就睡著。至四鼓時光，蘇永祿被尿脹醒了，屋中又沒有夜壺，伸手一摸，把彭興的洗臉盆摸著，撒了滿滿的一盆。剛要放好，瞧見外頭有人用手巾把門撬開，咯吱一下，門分左右，見一人手執鋼刀，邁腿就要進來。蘇永祿一急，連尿帶盆照賊人就是一下，咣啷一響，那賊人成了尿蛋，飛身上房，竟自逃走。蘇永祿一嚷，說：「快來，刺客給我打跑了！」這時蘇永福醒了，大人也醒了。

眾人亂了半夜，天光已亮。本處文武官齊來參見，給大人預備好了車輛，請大人起馬。大人說：「本閣今天不走，俟拿住賊人張黑虎，再為動身。」文武官不敢往下多講，給大人預備早飯。吃完飯，大人把蘇永福弟兄叫在面前，說：「賊人在昨夜連來兩次，你等竟未將他拿住。今天你二人在上房廊簷下值宿，不許睡覺。賊人必來，務要將他拿住！」蘇永福二人答應：「是！」大人說：「白日無事，你二人去歇著，養好了精神，夜晚拿賊。」

蘇永福二人吃了早飯，睡到平西之時，蘇永祿起來上街，灌了一瓶酒，預備熬夜好喝，見有一個賣驢肉的，就花了八十錢買了一包。回到公館，跟蘇永福商量說：「咱們哥倆在廊子底下一坐，你臉朝東，我臉朝西，賊人東邊來，你拿胳膊一拐我，賊人要由西房來，我拿胳膊一拐你；賊人要從房上來，你我都瞧得見。」二人商議好了。晚飯後，大人安歇，彭興將上房隔扇一關，蘇永祿搬了凳，二人堵著上房門首，靠背一坐，靜等賊人前來。

等到初鼓之後，大人在裡面翻來覆去，並未睡著，躺在牀上想道：「當初我自三河縣起首，辦過左青龍，拿過武文華，都是白馬李七侯一人約請俠義所辦。後來兩次巡撫河南，又辦了無數奇巧之事。本閣查過大同府，那樣的活閻王，俱有能人拿住。跟我當差的豪傑英雄，俱都高升做官，現在就是蘇永福、蘇永祿這二人跟我。蘇永福為人忠厚老實，蘇永祿精明強乾。

我今來到衛輝府地面，有惡賊張黑虎，攪擾地方，閭閻不安，非將此賊拿獲，本閣不能起身。」正在思想之際，天已交二更。

蘇永福坐得目瞪口呆，似乎要困。蘇永祿說：「兄長別睡，咱們哥倆喝酒吧。」拿過酒瓶來，自己喝了一口，復又遞與兄長。蘇永福喝了一口，復又遞給蘇永祿。他兩個傳酒換菜，正吃得高興，大爺一瞧東房來了一個人，趴在後房坡背後，背著一口單刀。大爺用胳膊一拐，二爺蘇永祿一瞧，西房也來了一個，在西房後坡一站，背著一條虎尾三截棍，蘇永祿也拿胳膊一拐。二人見東西房上來了兩個刺客，嚇得直抖，體似篩糠，不搖自戰，不熱汗流。蘇永祿的眼快，一瞧東房上正是惡賊張黑虎，西房上來者是劍峰山活閻王焦振遠第三子獨角鬼焦禮。

蘇永福二人知道這二賊厲害，心中想今天我二人准死。

張黑虎昨日由公館走後，就住衛輝府西門外，那裡有一個妓女，外號人稱自來紅，他沒敢回悅來店，跑到自來紅那裡去了。這個婦女今年二十二歲，很得了張黑虎一些銀錢，就算是張黑虎的大包家，不許她接外人。她使喚兩個老媽，一個廚子，買了一個小丫頭。自來紅能自彈自唱，「琴腔」、「岔曲」她都會。昨日張黑虎拿著刀，氣昂昂地進了自來紅的院中，來到了屋裡，將刀往桌上一放。自來紅說：「你今天怎麼來得早？」

張黑虎說：「小娘子你不知道，老爺今天正在店中吃煙，有一個奉旨欽差彭大人，見了有幾個呈子告我，他便派辦差官到店中找我去。我拿刀找到公館，跟他大鬧了一場。我今夜回來，晚間要到公館，將他等全行殺死。娘子擺上些酒來，你我吃酒。」

老嫗把東裡間牀上小桌擦拭乾淨，少時掌上燈，擺上十數樣果子，兩壺紹酒。自來紅親身給張黑虎斟上一杯，自己也滿了一杯，拿了弦子，彈了一個《盼情郎》，哄得張黑虎心花俱開。真是三杯花作合，酒是色媒人，張黑虎一瞧自來紅喝了幾杯酒，更透著好看，便安歇睡了。天交四鼓，張黑虎直奔公館，被蘇永祿一尿盆打了回來，在這裡又住了一天。

今天交了三鼓，自己收拾好了，來到公館，要報那一尿盆之仇。來到東房坡，瞧見西房有一人等著，他心想：「昨夜使尿盆打我的就是你，我今天不殺你，誓不為人！」西邊獨角鬼焦禮一瞧，東房有一人，他也想道：「昨天用鋼錐打我屁眼的必然是你，我今天要不報打眼之仇，誓不為人！」二人拉刀跳在院中動手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